

群众出版社

长篇历史小说

林海鸥 著

秦直道

讲述大秦帝国千古第一高速路的故事

演绎秦始皇多疑擅变 宫廷阴谋 大漠恩仇

中央电视台重点剧目 黄金强档即将播出

长篇历史小说

林海鸥
著

秦直道

1247.5
LHO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秦直道 / 林海鸥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8.5
ISBN 978-7-5014-4239-3

I. 秦… II. 林…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5166 号

秦直道

著 者: 林海鸥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章 雪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BS.com
信 箱: qzs@qzCB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字 数: 331 千字
印 张: 19.25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4239-3 / I · 1740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作者简介

林海鸥 女 作家、编剧。在北京上中学时曾经想成为数学家；到内蒙古插队后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先后发表、出版小说、散文，剧本等数百万字。八十年代末开始涉足影视剧创作，自编自导了电视连续剧《走出方寸》、《乡间多少情》和《醒点》等，引起各界广泛注意，并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段播出。之后，又创作了电视连续剧《青春的童话》、《帐篷小学》、《税务局长》、《别问我是谁》、《青春正步走》、《王昭君》、《天命之年》和《我的青春我的梦》等，并陆续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曾获得“飞天”、“金鹰”和“金星”等诸多奖项；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首届十佳电视艺术家。

出版的长篇小说有《青春的童话》、《别问我是谁》，以及反映当年“知青插队”生活的《我的青春我的梦》；《秦直道》是作家的首部长篇历史小说，同名电视剧已拍摄完成，被推介为中央电视台2008年播出的重点剧目。



序

林海鸥作为活跃在影视界的名编剧，她的作品我看过一些，比如《青春的童话》、《别问我是谁》和《王昭君》等，从里面看到了睿智、成熟和大气；但是，这次当她把这部长达数十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秦直道》的打印稿摆在我面前时，我还是感到有些担心。

并非怀疑她的笔下功夫，也清楚她做事勤奋执著不甘平庸的性格，只是因为我深知这项“写作工程”之浩大和艰难。

这绝非危言耸听。秦直道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完成的一项震惊世界的伟大工程，可与万里长城齐名，堪称人类历史上第一条高速公路。秦直道的许多神奇之处令人叹为观止：一条笔直的长达一千四百多里的道路，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两千多年前，竟然只用了两年半时光便建成了，而且在之后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人形容在中国北部大地上，长城如弦、黄河如弓，秦直道则恰似一支箭，从古都咸阳穿越雄浑的黄土高原，直插鄂尔多斯，历经数千年风雨而至今不锈，这难道不是一个奇迹吗？

惊世的奇迹自然需要有大手笔展现，更需要有丰富的史料作为创作基础。然而，历史上关于秦直道的记载竟然是少之又少，直接提到的只有司马迁在《史记》里的两处：一则是《秦始皇本记》中有“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另一则载于《蒙恬列传》，“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

创作这部小说的最大难点就在于题材之惊世骇俗与史料奇缺之间的矛盾。我猜想，林海鸥构思和创作的过程中肯定面临着一个又一个“无米下锅”的难题。揣着忐忑，我一页一页地读了下去，想不到竟渐渐被吸引，被感染，心里的问号也随着历史的烟云飘散一扫而去，代之以重重的感叹号！

掩卷沉思，我难以平静，眼前总是呈现着作品的一幕幕气势恢弘的历史事件



和纠缠其中的人物。我们看到，围绕秦直道修建过程中惊心动魄的斗争，秦始皇千古一帝的帝王气质与儿女情长的另一面，李斯虽为旷世奇才却难掩苟且偷生的鼠性，蒙恬正气凛然却又失之于对奸佞几无防范，匈奴女满珠爱恨交集而险些酿成终身遗恨，还有灵公主与蒙毅的执著爱情，赵高一伙的阴险狡诈，扶苏公子徘徊于“孝”与“情”之间的结结愁肠，等等等等。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作家准确地把握了“文学”和“史学”的不同，小说以宏大的历史背景为载体，重点描绘了那个历史情境中人物的命运，大胆书写了上自秦始皇、下至平民百姓等诸多人物的情感戏，生动表现了男女之间的海誓山盟生死离别，更把这种情感有机地融入到了秦直道这项伟大工程中，让读者在贯穿全篇主题的大“情感”中体会人物的小“情感”。

我为作家勾勒出的大秦王朝颇具悲壮色彩的生活场景而感叹，也深信她一定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创作辛劳。

事实正是这样，后来，作家坦诚地告诉我，她毕竟对这段历史不是很熟悉，所以在创作这部小说之前，曾经自虐式地阅读了大量春秋战国和秦汉的史料文献，查阅了许多民俗地理，甚至还数次到秦直道的遗址上去驰骋想象。站在春寒料峭、荒无人烟、一不小心都要被寒风刮倒的秦直道遗址上，望着当年修筑秦直道凿开的山口一个挨一个地伸向云雾苍茫的天边，她的心里涌动起难言的豪情和决心，充满着对绵延在鄂尔多斯高原上这段宏伟而辉煌的历史遗迹所腾升的强烈民族责任感。林海鸥作为一个曾经在内蒙古插队的北京知青，对边疆的文化、历史和人情的特殊情结，更使她暗下决心，发誓要创作出一部无愧于这条中华民族历史大通道的作品来。

事业有成的作家无疑需要独具天赋，但更需要对作品中所表现的事件和人物忘我投入。这些年，林海鸥先后有十余部电视连续剧和长篇小说问世，几乎无一例外的是，每部作品完成后，她总要病一场，尤其是这部《秦直道》，完稿后竟然心力交瘁，不得不住进医院救治了半个多月，可见她写作的时候消耗了多少心血。了解她的人都知道，这种持之以恒的努力来自于她坚定不移的创作理念：一个真正的作家是要靠作品说话的。

一个偶然的时机，陕西省的一位同行说起《秦直道》的创作，半认真半调侃：秦直道到底是谁的奶酪？我被逗乐了，又把这话讲给林海鸥。她听了以后，也笑起来，接着回答说：“秦直道所经过的地界有陕西、甘肃和内蒙古。这块奶酪是属于大家的，属于全民族，也属于全世界。不论是谁，都有责任去为它贡献一份力量，不是吗？”



我相信，这正是她创作这部《秦直道》的真实心态。这种心态，才可能把一个作家送上真正大家的境界。

杨志今
2008年初春



第一章

公元前 220 年的一个早晨，富丽堂皇的秦皇宫大殿里整齐地站满了文武大臣，他们个个伸长脖子向高高的龙案望去，屏声静气地等待着大秦开国始皇帝颁布他的新政。

秦始皇身着黑色皇帝袍威严地坐在皇座上，站在旁边的中车府令赵高的脸上闪着谦卑的笑容，躬身朝秦始皇深深一拜，然后双手捧起诏书，展开后大声宣读：“大秦始皇帝诏令：从即日起，大秦王朝在全国置立郡县，不再列土封邑，并书同文、一法度、车同轨……为保天下永久和平，没收民间兵器，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三十万将士解甲归田，所收铜制兵器回炉熔化，铸成高大、威猛之‘金人’，置其于高门侧堂之中，以明大秦圣主之神威，也以此告示黎民百姓：天下已和平安定，无须再打仗了……”

赵高宣读至此，顿了一下，大殿里也静寂了片刻，接着文武百官齐跪拜在地上，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高呼：“陛下万岁万万岁！”

赵高提高嗓门，继续往下念：“我大秦因幅员辽阔，到处乃原六地遗留下来举步维艰的关塞，使得朝廷的公文传递无法及时下达地方，并直接影响军队调动、运输补给、民间贸易等等，遇到刮风下雨，朕等犹如坐井观天，事事难料。朕令：为中央控制地方，以都城咸阳为中心，修建驰道，东至赵、齐海边，南往原楚国及新收的南荒区域，以达到全国上下四通八达、朝发夕至原六地以及南方百越地……”

下面又响起了一片“万岁”声。

秦始皇踌躇满志地微微一笑，他心里清楚：不管下面跪着的这些人怀着怎样的心情，大秦的新政令将要势如破竹般推行下去了。

就在秦始皇暗暗得意时，站在前排的老将军蒙武却洪钟似的开口了：“陛下，末将以为，所谓四通八达，仍有一处未达。”

秦始皇一怔，定睛看了看，问道：“蒙大将军所指何处？”

蒙武双手抱拳一拜：“臣指的是通往北境九原之处。陛下，我大秦虽已天下安定，但北境地区时有胡人侵扰，边塞百姓不得安宁。胡人大单于头曼甚至扬言，欲南下过德水，霸占我河南地区，甚为张狂。”

秦始皇不以为然地捋了捋胡须：“朕不是已派蒙恬率兵十万去抗击了吗？你难道连自己的儿子也信不过吗？”

蒙武道：“启奏陛下，蒙武并非此意。末将以为，胡人在一统天下以前便已与赵、魏、燕等几国对抗数十年，野心不减。如今，胡人更是狡猾，利用咸阳至边关千四百里之遥，并均是大漠、戈壁以及山道，我大秦军队很难及时赶到，便为所欲为。而我大秦即使派兵进行抗击，他们也会采取你松我紧的战略，不断挑起事端，有朝一日，真的乘虚而入，别说十万军队，就是二十万、三十万，恐怕也是防不胜防啊……”

“大将军的意思是……”

“修一条从咸阳通往北境的大通道，虽不能朝发夕至，但一个月的路程足可缩短至七日以内。届时，别说是胡人，就是天外之人也休想与大秦抗衡了。”

秦始皇微微点头，但随即又沉吟了：“可那毕竟一千四百里路程哪……”

此时，一直在旁边察言观色的李斯向前跨了一步，开口奏道：“陛下，臣以为胡人固然挑衅无度，然其民族乃逐水草而出没，又居无定所。一年四季如同飞禽，行踪飘忽不定，即使深入中原，也不可能久留一处。只要我大秦军队严把边关，及时抗击胡人侵犯，胡人虽有野心，也难造成更大的威胁。再则，修往北境九原之大通道，因路途遥远，沿途均为高山峡谷、荒漠戈壁，费时、费力、费财，很难修建。以臣之见，修往北境的大通道可稍缓，还是先修筑东南方向驰道为宜……”

蒙武急了：“李大人此言差矣。不打仗不知用兵难。此番蒙恬奉陛下之命率十万大军抗击胡人侵犯，光马匹、战车一路马不停蹄便需行走近一个月，待赶过去，边境的百姓已受尽了胡人的欺辱，何况那里的将士给养、马匹草料均因道路不畅无法及时供应，欲保障边境安宁，谈何容易。”

众臣中响起一阵窃窃私语声。李斯看看秦始皇，不再说下去。

挨在李斯身边的老丞相王绾却早已忍不住了，一扬脑袋站出来道：“启奏陛下，李斯大人和蒙武大将军之主张老臣均不敢苟同。老臣以为，当前之急不是修路，更不是修哪条路，而是安抚六国旧地。”

议论声在群臣中再一次响起，其中不少大臣附和着窃窃私语。

秦始皇不免心中烦躁，他摆摆袍袖：“好了，好了，众卿有何不同见解，可写奏折来，再提交廷议……”





话音未落，殿外一声“北境边关急报”传了进来，只见一个信使疾步跑进来跪在地上，双手举着一卷系红绸的信报，递与赵高。

秦始皇一惊，立刻令赵高快念。原来，急报是戍边大将军蒙恬差人送来的，急报中说，他的十万军队已将南下侵扰的胡人赶往阴山以北，但因军内粮草所剩无几，又无后续供应，将士们和马匹均被困在阴山脚下。

秦始皇心里一沉，又夺过信报亲眼看了一遍，立即下诏，命右将军王贲运五万石粮草紧急救援蒙恬，马上出发，不得有误。

王贲领诏走了，秦始皇这才稍松了口气。正要宣布退朝，蒙武却又不合时宜地长叹了一口气：“唉，此番救援，道路遥远且崎岖难行，少说也要用时一月，只怕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了！”

秦始皇一脸扫兴：“蒙大将军之意，这条大通道是非修不可了？哼！”说罢，站起来一甩袖子去了后殿。

退朝以后，秦始皇回到后宫南书房，才感到浑身疲倦之极。看到书案上一摞摞堆积如山的奏本，困意顿时退了许多，打了个哈欠，坐下来一卷卷打开，认真翻阅起来。或许是太累了，不知过了多久，竟然趴在案上睡着了。

睡梦中，他感到有一只纤细的手将一块毯子盖在了他的肩上。

始皇蓦地惊醒，抬眼一看，是皇后玉娘。玉娘已经三十七八岁，但风韵犹存，尤其是与秦始皇多少年风风雨雨一起走过来的，两人感情之深自不待言。

玉娘叮嘱了几句就要离开，秦始皇猛地伸手抓住了她。玉娘无奈地回身问：“陛下还有什么吩咐吗？”

始皇的目光里充满温柔，笑盈盈地纠正道：“叫政哥！朕要你像从前一样，叫政哥！”

玉娘无奈，低下眉眼，不好意思地叫了一声：“政哥……”

秦始皇春心荡漾，一把将她揽在怀里，顽皮地纠缠：“来，再叫一声！”

玉娘看看左右无人，也不免撒起娇：“政哥！”

秦始皇开心大笑，无意间，他的目光落在那些奏折上，不由得轻轻叹出声：“玉娘啊，你知道政哥一天要看多少奏折吗？”

玉娘用手掂了掂其中一摞：“加起来足有一百二十斤吧？只多不少！”说着，她绕到秦始皇的背后，为他按摩起背和双肩，边揉边问：“玉娘一直想问政哥一个问题，只怕政哥怪罪。”

始皇觉得蹊跷，怔了怔，说：“不怪罪，不怪罪，问吧。”

“政哥算过没有？这一场又一场的梦里，一共杀过多少人？”

始皇又一怔，立刻回答：“你是说……朕杀人太多了吗？那是战争！”

玉娘叹了一口气：“是战争。可现在战争结束了，梦也醒来了，政哥能保证不再打仗，不再杀人了吗？”

始皇“嘿嘿”两声：“不打仗了，还杀什么人？其实，朕也讨厌杀人。如

今，天下一统，朕要让所有的人都能睡上安稳觉，不再有任何担心，不再做噩梦。”

玉娘轻轻地摇了摇头：“政哥恐怕做不到。”

“玉娘你……”秦始皇心想这纯属妇人之见，然而此话既然出自他心爱的玉娘之口，他也没有发火，只是叹了口气，语调软软地回答，“你不相信你政哥？玉娘啊，朕知道你是何意。不错，做到的确很难。但朕保证……至少不杀无辜的人！”

玉娘微微一笑，长舒了一口气：“玉娘听到了！”

此时，镇守在千里之外的蒙恬正在边关城楼上向北方眺望。广袤的大漠不时地卷起风沙、黄土，满眼的荒凉。

三十多岁的蒙恬高大、雄健，一身戎装，气宇轩昂地在部下之间走来走去。当他发现将士们个个没精打采，顿时皱起了眉头。

旁边的魏副将军看出了蒙将军的脸色不好，便勉强地挺了挺身子，解释道：“蒙将军，节食十几天了，士兵们饿着肚子，哪里来的精神？听说驻扎在烽火台的士兵里已有人饿昏了……”

蒙恬吃了一惊：“哦？哪座烽火台？带我去看看！”

就在蒙恬和魏副将军急匆匆往那里赶的时候，一幕惨剧已经在东边韩副将军巡守的烽火台发生了。

一群饿昏了的士兵竟然抢夺城外草地上正在放牧的匈奴人的羊，宰杀了煮着吃，结果招来了匈奴骑兵的围堵劫杀。士兵们慌忙抓起棍棒、砍刀等武器抵抗，但在强悍的胡人面前，已被饥饿折磨多日的秦兵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蒙恬等策马一路急奔，到了一个山包上朝烽火台方向望去，顿时大吃一惊。

暮霭中，烽火台方向死一般寂静。尚未完全熄灭的篝火还残留着一缕缕青烟在无声地飘浮着。蒙恬感到不妙，又加了几鞭，发疯般地冲了过去。眼前的景象让他惊呆了：映入他眼帘的是一大片横七竖八躺在血泊中的秦兵，惨不忍睹，再看时，发现周围有几只被宰杀的羊，冒着热气的大锅里飘溢着香味……

蒙恬顿时猜出了几分，咬了咬牙大声喊道：“韩副将军，你在哪里？”

身后一阵马蹄声传来，韩副将军气喘吁吁地从烽火台的另一处跑过来，到了蒙恬面前，翻身下马跪在地上痛哭失声。

蒙恬一脸怒气，喝问：“从实招来，是谁放纵部下去抢胡人的羊？”

“末将知罪！”韩副将军磕头如捣蒜，“实出无奈，末将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士兵们个个饿得手无缚鸡之力，万一匈奴打过来，如何抵挡！”

蒙恬怒火未熄：“军令如山，你身为副将，纵有万般难处也不能胡作非为！本将军会处置你的！”

蒙恬让部下把士兵们的尸体埋葬了，祭奠了一番，才率众返回城楼。想着眼





下的处境，一路上心情异常难过。幸而皇上派来的信使到了，从诏书里得知王贲将军已经亲自押运粮草来犒劳边关的喜讯，眉头这才舒展了一些。

蒙恬长叹一声，抱拳朝天拜道：“陛下如此兴师动众，惦念着我们边关将士们，真乃皇恩浩荡哪！”拜毕，他无意间望了望外面茫茫无际的大漠，忽然一丝愁云飘过他的眼前。

一旁的魏副将军看出了他的心思，试探地问：“蒙将军是否担心一千四百里路程，远水难解近渴？”

蒙恬不语，表情更加严肃。

魏副将军沉吟片刻，挺身而出：“蒙将军，在下有一主意……”

蒙恬急切地说：“魏副将军，快讲！”

“在下的家乡就在这一带，对这里的地形很熟。从咸阳到这里路经的子午岭乃是分水岭，往西北来，这一路山高路险，待行至子午北岭，恐怕行程将越加缓慢。在下愿去半路迎接粮草车队，然后抄近道，一路赶回。”

“抄近道？”

“正是。前两年在下考察过，这近道虽路窄又艰险，但至少可节省十之有三的路程。”

蒙恬又惊又喜，不放心地追问：“魏副将军此去抄近道到底有多少把握？”

“蒙将军放心，抄近道虽艰险些，但只要老天不下雨，我便万无一失！”

蒙恬仰面看了一下天空。只见天空湛蓝，万里无云，这才松口气。魏副将军哪能看不出他的担心，双拳一抱，“在下自知军中无戏言。此去若有差错，愿受军法处置！”

蒙恬又望了一下天空：“好！但愿老天有眼，成全你这一片忠心！”

魏副将军率一队人马走后，韩副将军一直沉吟不语。蒙恬看在眼里，问：“韩副将军，你似乎有话要说？”

韩副将军迟疑着回答：“末将只是心存顾虑。这一带山路陡峭险恶，魏副将军竟敢拿一队精锐骑兵的性命和五万石粮草上千辆辎车去冒险！蒙大将军，此举倘若稍有闪失，后果不堪设想啊！”

“哦——”蒙恬似有所动，来回踱着步，忽然停下来问道，“除此举外，韩副将军还有何办法解决当前的难题？”

韩副将军愣了一下：“我……”边说边为难地摇着头。

“既然韩副将军想不出别的办法，与其等死，何不一拼呢？看来也只能采用魏副将军的办法一试了。”

韩副将军不好再说什么，默然无语。

魏副将军离开蒙恬后，自知肩上担子之重，不敢片刻怠慢，率领人马在崎岖的山路上急速奔跑，直跑得一个个满头大汗。在过一处长长的陡坡时，队伍放慢



了速度。

一个长相质朴、表情刚毅的年轻卫兵走过来，喘着粗气问道：“魏副将军，前面到子午北岭了吧？”

魏副将军惊讶地看着他：“正是！大贵，想不到你年纪轻轻，竟能认出这是子午北岭？”

大贵憨厚地一笑：“大人忘了，三年前，一场大雨，把这里的山路冲坏，害得皇上派来的信使无论如何也过不了子午北岭，是大人带着我们这些人到这里踩点修路的。”

魏副将军注意地看了大贵一眼：“如此说来，那次修路的人里面还有你呀，可惜这一带的山路又高又险，光修修补补也无济于事，解决不了大问题。”

大贵道：“小的也觉得是。小的曾经向蒙将军提议过，要修就好好修一条大道，若能一直通到咸阳就好了，省得陛下派的信使从咸阳来这里，每次光马就得换骑至少十四匹……听说陛下要修驰道了，到时候魏叔……哦，魏副将军定带我出来修。”

“好啊！我会向蒙将军请求的。大贵啊，我看你是个有心之人，又很能干，将来定会有大出息的！”

“谢魏副将军夸奖！”大贵策马到前面探路去了。不一会儿，就见他惊喜地跑来，大声叫着：“魏副将军，我看到了，陛下派来的粮草车队就在前面！”

魏副将军大喜过望，迫不及待地高高扬起马鞭，猛地一甩。坐骑一惊，高高腾起前蹄，向着前面隐隐出现的车队冲去……

果然来的车队正是王贲率领的运粮队伍。魏副将军到了跟前，连忙滚下马行了礼。王贲见到他，也松了一口气，顾不得寒暄，问道：“边关将士们怎样了？”

魏副将军回答：“诸多士兵已断粮数日，蒙将军无奈，已开始下令杀马了。”

王贲问：“为何不向附近村庄的百姓先暂借一些粮草？”

“王将军有所不知，山里的百姓本来就贫困，又时常遭受胡人和匪盗骚扰，而今更是民不聊生了！蒙将军已公示，不到万不得已，决不向百姓伸手。”

王贲感叹道：“子承父德。蒙恬将军秉承蒙武老将军的高贵品格，难怪父子二人深受这里百姓爱戴，也深受陛下信赖啊！前面还有多少路程？”

魏副将军把自己的马掉转头，朝另一个岔口走去：“王将军请跟我来！此乃一条捷径，虽狭窄陡峭，却可节省近半路程和行期。”

王贲恨不得立刻将粮草送到蒙恬手中，便命令粮草车队跟在后面，自己策马赶上去与魏副将军并行，叮咛道：“魏副将军，这五万石粮草和边关十万将士的性命就全靠你了！”

魏副将军看了一下天空，自信地回答：“末将久居这里，知道何时可走，何时需停。王将军就放心跟着末将走吧！”

话虽如此，魏副将军心里其实还是七上八下的。这塞北地区本是十年九旱，



难得见到一场大雨。可近日总刮南风，且乌云密布，观其天象，大有暴风骤雨来临之势，万一大雨突降，这一路地势均很险恶，再遇上山洪暴发，后果真不堪设想。但愿老天有眼，千万保佑这粮草能安全运回去。

魏副将军心中默默祷告着，队伍过了一道又一道山梁，眼看着离蒙大将军的驻地越来越近了，蓦地，天空中一声震耳的炸雷滚过头顶，四周眨眼间暗了下来。魏副将军吃了一惊，抬头看时，大雨已经瓢泼而下了。

他把双手伸向天空，像是要把大雨接住一样，声音颤抖地叫了一声：“天哪！”

天空中一阵电闪雷鸣，魏副将军担心军心会乱，和王贲一前一后在大雨中大声给将士们鼓着劲：“前面就要过子午北岭了！快！快！”

粮草车队快马加鞭，艰难地行进在陡峭的山路上，一路颠簸着。车轮碾过泥泞的路面，开始不时地打滑，滑向路旁的深涧。又一阵雷声大作，和山谷里的雨声、马叫、人喊、车轮声混成一片，不断有人摔倒，随着凄惨的叫声，滚进山涧。

路上护卫的士兵惊呆了，车队突然停了下来，任凭魏副将军怎样催促，一队人马动也不敢动。眼见得雨水混着泥土哗哗顺着山坡流下来，魏副将军跑到王贲面前：“王将军，车队定要在山洪暴发前冲过前面那道山梁，否则，你我与车队将全军覆没！”

王贲吃惊地望着前方，犹豫道：“啊！魏副将军，可否撤回去，走原路？”

魏副将军急得直摇头：“万万不可！已无退路了……现在我等只有一条路，冲！只要冲过去，翻过那道山梁，洪水便奈何我们不得！”

王贲咬了咬牙，下了决心：“好！魏副将军熟悉路，前面带路吧！”

“不，军中不可无主心骨，王将军必须带着将士们冲出去，在下断后！”说着，魏副将军不容王贲置疑，举鞭在王贲的马屁股上猛地一抽。

坐骑带着王贲冲向前去，运粮队伍见主帅如此，也奋力跟在了后面。车夫们连拉带拽，拼命地朝前走，一阵惊心动魄的挣扎后，王贲带领着大队人马终于冲过了那道山梁。落在后面的人看见了希望，也加紧了脚步。

断后的魏副将军同样也看到了希望，正在大喊着给落后的将士鼓劲，从山顶传来一阵天塌地陷般的轰鸣，只见一股巨大的洪水如从天而降，无情地压向车队的尾部，冲垮了山路。转瞬间，后面的队伍人仰马翻，纷纷滚进了山谷，人马悲惨的叫声被巨大的洪水声淹没了。

王贲回过身，望着山谷里惨不忍睹的情景，肝肠欲断地大叫了一声，捂上双眼哽咽起来。

暴雨只下了一个时辰便停了，雨水冲刷过的山谷里死一般寂静，死人、死马和马车，还有车上的粮草堆积在一起。随着一声长而悲怆的的马的嘶鸣，一个身躯在死人堆里拱动着，吃力地爬了出来。他竟然是大难不死的魏副将军。望着惨烈



的现场，他身子一歪又倒了下去，这时，突然有一只手伸过来抓住了他。

魏副将军定睛一看，拽他的人正是大贵。大贵的脸上也流着血。

魏副将军百感交集，堂堂七尺男儿抽泣起来：“大贵啊，你真不该救我。”

大贵憨憨地咧嘴一笑：“为啥？魏叔，我还等着有一天与你一道来修路呢！”

魏副将军怅然一笑：“就怕魏叔难以等到那一天！”

“你没了，那路怎么办？”大贵说得很坚决。

魏副将军心里一阵酸楚：是啊，难道这一辈子的心血就如此轻易地付诸东流了吗？想到这里，他挣扎着站起来。大贵连忙过来扶住他，问他要去何处。魏副将军沉吟了一下，说了一声：“回家。”

大贵和他都是青山村的人，巴不得一路护送他，便搀扶着魏副将军走了一天一夜，次日黎明时分方回到村子。在村口和大贵分手后，魏副将军敲响了自家的门。

门开了，月光下探出一个十三四岁，漂亮、机灵的女孩子的脸。她一眼就认出对方，又惊又喜地叫起来：“爹？娘，爹回来了！”

魏副将军见到亲人，浑身顿时散了架一般，一头栽倒在地上。

母女俩吓得魂飞魄散，惊叫着将他扶上炕。女儿灵儿端来一盆水，妻子一边流着泪为他擦洗、包扎伤口，一边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魏副将军将领路的事情说了一遍后，长叹一声：“如今我只有一死才对得起皇上，对得起蒙大将军和那些死在洪水里的运粮将士们啊！”

灵儿扑倒在魏副将军的怀里，痛哭起来：“爹，我不要你去死，我不要！这不能怨爹一个人。要怨就怨老天爷，它凭什么下那么大的雨？还要怨那条该死的山路，它凭什么那么险、那么高，还那么窄，连山羊都爬不过去……”

魏副将军摇着头答道：“苍天高高在上，既够不着，怨又何用？至于那条路，蒙武大将军早已上奏陛下了，说是路一日不修，边关的士兵每日的给养、百姓每日的生活都无着落。可不知为何，陛下一直未下决心……”

灵儿把眼泪一抹，抓住父亲的手：“爹，要不，女儿把你藏进山里，让谁也找不到，爹不就逃过这一死了吗？”

魏副将军苦笑：“爹逃了，陛下怪罪下来，蒙恬将军就得替爹去死，爹不能这样做。爹今日必须回边关面见蒙恬将军，任由蒙恬将军处置，你们谁也别劝了。”

“爹平日不是常念叨蒙恬将军是个好人吗？好人是舍不得好人去死的！”

魏副将军慈爱地摸摸她的头：“孩子，你还小，你不懂……”说着，从枕下拿出一卷竹筒，递给女儿，“灵儿，这是爹的宝贝，如今交给你，千万要保存好。待爹死后，你便把它交与蒙将军，记住了吗？”

灵儿接过，流着泪把那卷东西打开。原来，这是一幅画得很精致的地图，地图上画着一条粗粗的线路，线路旁边还标着一些数字。灵儿看不懂，问：“爹，



“这是什么？”

“地图。将来要修路的地图，是爹画的。收起来，莫弄坏了！”

灵儿一听，哭着喊起来：“修路，修路，你都要死了，还惦着修那条该死的路有何用处？”

魏副将军伤感地说：“灵儿啊，你说得也不错，那是条该死的路……可你不懂，有道是‘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倘若因为此事能让陛下下决心修筑这条该死的路，爹便是死而无憾了……”

灵儿见父亲说得如此认真，也不再争执，默默地将地图卷起来，仔细系好，又用一块丝绸严严实实地包扎好，放进一木箱里，然后抹着泪水悄悄出了门。

眼见得太阳升起来，魏副将军命令大贵将一辆马车临时改成“囚车”，又督促他赶快把他捆起来。大贵哪里下得了手？无奈魏副将军催逼得紧，只好含着眼泪照办了。

正当这时，院门被猛地撞开，灵儿冲了进来。她扑过去抱住父亲，失声痛哭：“爹！灵儿不让爹走！”

魏副将军苦笑劝慰道：“灵儿懂事！”又回头对大贵吩咐着，“时候不早，上路吧！”说着，挣扎着要上“囚车”。这时，院门又被打开，里正抱拳站在门口。

魏副将军一惊：“你怎么来了？”

里正五十多岁了，一脸慈爱地摸着灵儿的头：“灵儿都告诉我了！今日我便替青山村的乡亲们做主了，他魏叔，你就放心吧，来的岂止是我一个，你看……”

他回身一指，只见院外聚集着近百乡亲们，各自赶着马车，上面堆满粮草。

里正颇为得意：“看见了吗？不过一个时辰的工夫，乡亲们便为你备来百余车粮草，咱们运到蒙将军的大营，为你将功折罪吧！”

魏副将军望着眼前无数张质朴、真诚的脸，感动得连连抱拳：“我魏某在此谢谢乡亲们了！可是，乡亲们哪，你们这样做没有用，大秦律法是无情的……”

众人也跟着七嘴八舌地嚷起来：“怎么没用？这可是百余车粮食啊！难道还抵不过你一条命吗？”“蒙恬将军是好人，他会放过你的！”“我们跟你一起去找蒙恬将军求情！”

“实在不行，我们就到咸阳去求求陛下！”不知何人高喊着。

“万万不可啊！”魏副将军着急了，央求里正，“快制止乡亲们吧，我魏某有罪之身不值得他们去冒如此大的风险。倘若你们一意孤行，魏某只好……只好以死谢恩了！”说着，忽然抽出大贵腰间的大刀，架在脖子上欲自刎。

里正慌了，抓住他的手，对大家说：“魏副将军这是死心塌地了，让他走吧！”

眼看着“囚车”慢慢启动了，站在车旁一直没有说话的魏妻因悲伤过度突然晕倒在地。灵儿惊叫着扑过去，她在几位乡亲的帮助下，将母亲扶回屋里的